

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
Edition Eulenburg
No. 430

TCHAIKOVSKY

柴科夫斯基 第四交响曲

f 小调
Op. 36
总谱



Eulenburg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 国 音 乐 院 系 教 学 总 谱 系 列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柴科夫斯基
第四交响曲

f 小调

Op.36

总 谱



奥伊伦堡音乐出版公司
湖南文艺出版社

© 1949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 Co.KG
© 2001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 Co.KG.
c/o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1949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 Co. KG.

朔特音乐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 2001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图字：18-2001-40

柴科夫斯基 第四交响曲

f 小调

Op.36

责任编辑：孙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诚成（湖南）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6.25
印数：1-5,000

ISBN 7-5404-2536-9
J·436 定价：14.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柴科夫斯基 第四交响曲

f 小调

作品 36 号

《第四交响曲》创作于柴科夫斯基一生中特别紧张且处于严重精神危机的时期。1877 年年初，当他最初构思该曲时，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职位已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无法使他投入更多的创作时间。随后，又是优柔寡断与绝望的时刻：他让自己听从别人的劝告，与一位迷恋他的学生缔结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仅仅两个月后，短暂的家庭生活就在他企图自杀的倾向与彻底的精神崩溃中结束了。在这段心灵沮丧、孤独隔绝的时期，他却从一位笔友那儿获得了巨大的安慰。他们初识于 1866 年 12 月，她就是富有的寡妇娜杰日达·冯·梅克夫人。她资助了他 13 年，并成为他的亲密笔友，然而，根据两人间的默契，他们却终生未曾谋面。

柴科夫斯基在 1877 年 5 月 1 日致梅克夫人的信中，首次提到了自己在写一部新的交响曲。信中，他在向梅克夫人提出借 3000 卢布的请求后，即告诉她：“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创作一部新交响曲，它于冬季动笔，我极想将其题献给您，因为我觉得您于其中将能找到您心灵深处情感与思想的影象……此刻我发现自己总是处于易躁易怒的心态，于创作极为不利。这对这

1877/9/12

部交响曲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其进展缓慢。”两天后，他已能宣称自己完成了前三个乐章的草稿，并进入到末乐章的写作了。在5月27日的信中，他对她说：“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交响曲，我是说是很粗略的草稿。我将在夏末完成配器。我曾听说，娜杰日达·菲拉莱托芙娜，您从不允许别人将作品呈献给您，您能为我破例，真令我感激不已。但假如您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交响曲的扉页上，我们可以如您所希望的那样不署名。让我们两人成为知道这部交响曲是题献给谁的唯一知情人。”一个月后，梅克夫人致函柴科夫斯基，答复他：“我非常希望您能在交响曲上说明它是题献给您的朋友，而不提及我的名字。”柴科夫斯基表示他自己完全接受这种安排，所以最后出现在第一个版本上的就是这种匿名题献。

5月中，柴科夫斯基的兴趣突然转入《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题材中，他对歌剧创作的激情导致这部交响曲的完稿时间被大大延后了。7月份，他又经历了那不幸的婚姻。当他逃离妻子，移居到姐姐的乡间寓所后，他那紧绷的神经才得以逐渐平缓下来，能让其重新捡起这部交响曲。8月11日，柴科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有一天竟开始了您的交响曲的配器工作。”第二天，他更详尽地描述了这项新工作：“我们的交响曲有了一点小小进展。第一乐章配器将要耗费我大量精力，它篇幅冗长又结构复杂。但我个人认为，它也是一个最好的乐章。另一方面，其他三个乐章都非常简朴，可它们的配器却将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满怀希望谐谑曲乐章能有一个全新的器乐效果：首先是由弦乐组演奏，全部采用拨奏方式；木管组是在三声中部木管组进入，也是单独演奏；随后

则转为铜管组，还是单独演奏。到谐谑曲结束时，才由三个乐器组采用短句相互应接——我认为这样的音响效果将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这种短暂的平静仅维持到9月，就因他回到莫斯科与妻子再度相处而给毁了。柴科夫斯基的自杀企图使他陷入了危急的崩溃状态。他稍有好转后，便出国到西欧度假；当他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开始工作时，却又转向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当然，到他最后决定重新继续交响曲写作时，由于草稿未带在身边，不得不写信回家索取。因威尼斯邮局的某种错乱，他几乎认为它已遗失而打算放弃了。12月2^①（14）日，他在威尼斯重又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工作，并在9（21）日致函梅克夫人：“我不仅仅是在坚持为我们的交响曲配器，而且是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此前从未有哪部管弦乐作品曾耗费我如此多的心血，而此前无论对哪部作品我也从未感到如此喜爱……或许是我估计错了，但我觉得这首交响曲是一部非凡的作品，是我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作品。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它是我们的，而且，聆听它，您将发现每一小节都蕴涵着我对您的思念。假如不是因为献给您，它能有完成的日子吗？在莫斯科，当想到所有一切将离我而去时，我曾在乐谱的手稿上写了下面这段题词（这事我已遗忘了，只是现在我重新为它工作时，它们才又历历在目），我在扉页上所题写的是：‘在我的丧礼中，我希望将这手稿转给N. F. 冯·梅克’。我曾想要您成为我最后作品的监护人。但现在我不仅活着，毫发未损；

① 前为旧俄历，括号内为公历，下同。——译者注

并且，感谢您，我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作品中去。我终于明白，我正在写的这一作品注定是场持久战。”两天后第一乐章的配器工作即在威尼斯完成，第二乐章完成于13（25）日，谐谑曲完成于15（27）日，整个作品于12月26日（1月7日）在圣·雷莫完成。在12月30日（1月11日）致梅克夫人的信函中，柴科夫斯基努力客观地评述了自己新作的特点：“什么才是这首交响曲的历史地位？当作者已化为尘埃，它还生机勃勃昌盛不衰；或者立即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此时此刻，怀着父辈似的盲信，我不会看到自己这幼子会失败。并且，我深信它在技术与曲式结构上，代表了我发展中的进步；而我的发展进程是极其缓慢的，尽管我已步入成年，但还远未达到我的能力极限。或许正因为此，我才如此珍惜生命的价值。”

柴科夫斯基将这部交响曲委托给尼古拉斯·鲁宾斯坦，如他信中所说，（他是）“这世上我唯一信赖的指挥”，1878年2月10日在莫斯科的首演即由他执棒。作曲家在佛罗伦萨于2月12（24）日致函梅克夫人：“我在想象中出席了自己的音乐会。我计算着时间，何时奏出开始乐句，以及随后的每个细节，竭力想象这音乐将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柴科夫斯基曾希望“所有的人都被它深深地打动，感到震惊与陶醉”，但实际上，由于鲁宾斯坦的排练非常仓促，而演出又毫无色彩，因此效果微弱，听众与报界反映冷淡。但当年底，纳普拉夫尼克（Napravnik）指挥于12月25日在圣彼得堡的演出却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赢得了满堂喝彩，大获成功。这次，音乐评论界不再否认这部交响曲的杰出性，极具影响力的评论家拉罗什

(Laroche) 尤其赞不绝口。然而，这部交响曲于作曲家生前从未在俄罗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中享有牢固地位；当指挥家萨凡诺夫 (Safanov) 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演绎后，它才流传开来，并享誉至今。

尽管在 1880 年尤尔根松 (Jurgenson) 出版的总谱或双钢琴改编谱上都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暗示这是一部标题作品，但柴科夫斯基本人却在 1878 年 2 月 17 日 (3 月 1 日) 致梅克夫人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在宣称自己所有的作品中常略带一点标题性，以及试图用语言来表达是徒劳无益之后，他承认他们的交响曲确实曾写有标题，而他只准备对她作概括的说明。他的具体分析可释义如下：

引子是整个交响曲的胚芽，它是当然的中心乐思。这就是命运。而这命运之力阻止我们继续为幸福而抗争，它嫉妒地窥视着，以使幸福不完美，和平笼罩在阴云中，它像达摩克里斯的利剑悬在我们的头上，常常直接伤害心灵。它所向无敌，无法逾越。人只有屈从臣服，庇护于无谓的渴望中 (总谱第 3 页, Moderate)。郁闷失望在增强，更为尖锐。逃离现实醉生梦死好过吗 (总谱第 19 页)? 啊，欢乐！终于出现了甜美温柔的梦幻。一个圣洁耀眼的身影闪过，召唤去他方 (总谱第 23 页)。多么美妙！那纠缠不休的快板第一主题现在多么遥远了！梦幻已完全包容了整个心灵。所有的阴郁和烦恼都已忘却。这就是它，它就是幸福！可是，不！它们只不过是美梦，命运将我们从梦中唤醒 (总谱第 36 页)。因此，生活本身就是在冷酷的现实、瞬息的幻影以及欢乐的冥想中轮流转换……总之，这

就是第一乐章的提纲。

第二乐章表现了……筋疲力尽的工作后，孤独地坐在那里，黄昏的来临，忧郁的情绪笼罩心头……抹不去的往事浮现于眼前。那是快乐的时光……也有沮丧的片刻。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沉湎于过去的回忆，忧郁而略含甜蜜。

第三乐章没有表现什么确定的情感。它是在饮酒过后，反复无常的怪诞、纷杂的浮光掠影在脑中留下的景象……心灵既不高兴也无悲伤。什么都不去考虑，让想象自由驰骋，它开始描画出一些奇特的图案……突然心中想起了农夫狂饮的场面，听到一段市井小调。随后，从远方走过军队的行列。这些不连贯的画面……与现实无关，它们是陌生的、粗野的、支离破碎的。

第四乐章。假如你不能在自我中寻求欢乐，那就看看他人吧。走出去，到人民中间去。看他们是多么的快乐，沉迷在享受幸福的时刻。一幅通俗的节日画卷。你几乎是刚有机会忘却自我，在他人的欢乐中感到欣喜时，那无情的命运又再次出现，提醒你它的存在。但对他人来说你却是无足轻重的……啊，他们多么快乐！他们的情感简单直率，是多么的幸运！反省自己，不要说世上一切都悲哀。质朴但也是强烈的欢乐仍存在。从他人的欢乐中感受幸福。生活毕竟还可承受。

不管怎么说，柴科夫斯基在附言中对自己勾勒出的“困惑与杂乱无章”表现出了强烈的忧虑：

去年冬天我在写这部交响曲时正处于极端低落的情绪中，作品是我当时情感的真实反映。……许多我已忘怀了。仅仅只有那强烈可怕的经历留下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这部交响曲的手稿现存于莫斯科国立格林卡音乐艺术中央博物馆。

大卫·洛伊德-琼斯^①

(孟 蓓 译)

① 大卫·洛伊德-琼斯 (David Lloyd-Jones 1934~) 英国指挥家、编译家。在牛津大学学习俄文、德文后，师从苏格兰作曲家汉密尔顿 (Iain Hamihon, 1922~) 习音乐。精通俄文。1967 年指挥苏格兰歌剧院首演他翻译的英文版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1972 年指挥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在英国首演，大获成功。他翻译出版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歌剧《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和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奥涅金》。——译者注

第四交响曲

I

P. 柴科夫斯基, Op.36

1840-1893

Andante sostenuto

2 Flauti

2 Oboi

2 Clarinetti in B

2 Fagotti

4 Corni in F

2 Trombe in F

2 Tromboni

Trombone basso
e Tuba

Timpani in F C-A

Violino I

Violino II

Viola

Violoncello
e Contrabasso

==

zu 2 20

Fl.

Ob.

Cl.

Fg.

Cor. (F)

Tbe. (F)

Tbni.

Tbnc.b. e.Tb.

Timp.

VI.

Vle.

Vc. e Cb.

Moderato con anima
(J. = In movimento di Valse)

zu 2 rit.

Cl.

Fg.

Cor. (F)

VI.

Vc.

Cb.

E. R. 3626

40

Fl.

Cl.

Fg.

Vi.

Vle.

Vc.

Cb.

Fl.

Cl.

Fg.

Vi.

Vle.

Vc.

e Cb.

cresc.

cresc.

cresc.

cresc.

cresc.

cresc.

cresc.

Bassi

Fl. *ff*

Ob. *ff*

Cl. *ff* zu 2

Fg. *ff*

Cor. (F) *f*

Tbc. (F) *f*

Timp. *f*

Vl. *f*

Vle. *f*

Vc. e Cb. *f*

50

Fl.

Ob.

Cl.

Fg.

Cor.
(F)

Timp.

Vi.

Vle.

Vc.

Cb.

Fl.

Ob.

Cor.
(F)

Vi

Vle.

Vc.
e Cb.

mf *cresc.*

1. Solo *mf* *cresc.*

p *poco cresc.*

p *poco cresc.*

mf

E. E. 3826